

故都蒙塵日擊記(上)

抗戰採訪錄 第三章

樂 恕 人

永不死心的土肥原

『西安事變』次年的春夏之交，日本在華北，特別是在北平市內外的侵略挑釁行爲，愈來愈猖獗。

公元一九三七年——中華民國二十六年春夏之交，日本華北駐屯軍竟要求在北平西南郊的重鎮豐台建設兵營，駐紮部隊；並且又要求建築滄石鐵路；又藉口野外演習，企圖強行進入我專員公署所在的宛平城。

這時期，冀察政委會的態度很堅定，所屬二十九軍也嚴陣以待，不忍再讓，嚴拒日方無理要求。

提起豐台，不能不簡單追述兩段在此地發生的重要事件。因爲豐台在北平西南郊外，是北寧、平漢、平綏三道鐵路的交接站。又是從天津到北平前的第一個大站，西面與平漢鐵路的長辛店

、蘆溝橋；同爲北平外面的咽喉路徑。在豐台，不但有我們的重兵駐守，而日本華北駐屯軍也根據清末辛丑條約規定，駐有一部分部隊。

民國二十四年六月『何梅協定』後，中央軍隊退出河北，日本即由華北特務頭子土肥原中將積極策劃推動所謂『華北五省自治運動』；即曾在豐台製造一次變亂。他們利用土匪漢奸白堅武部隊，於六月間某日，在豐台劫奪列車，想乘機造成混亂，奪取北平，樹立偽自治政府；但結果給我國軍救平叛亂，白堅武匪部，被打得落花流水，四下逃散。

另一次是民國二十五年秋季，我二十九軍一部在演習完畢回到豐台防地時，與豐台日本駐屯軍在演習後回防，彼此在公路上狹路相逢，互相不讓過路，以致衝突起來。

日軍官兵嬉笑着用簡單的中國話大叫：『皇軍大大的！支那兵小小的！』我們二十九軍的官

兵也不能忍受，大怒着叫罵。彼此磨拳擦掌，揮動着武器準備開火。後經雙方部隊長制止，報告上案，再經冀察當局與日方用外交途徑解決。

可是，土肥原主持下的『華北五省自治運動』，仍在積極推動；鬧了一二年竟絲毫得不到各地方當局的興趣和同意；日本所妄想從地方軍政首長合作，建立自治政府的陰謀不能實現。那時自從中央軍兩師精銳部隊——黃杰統率的第二師、關麟徵統率的第二十五師——依照『何梅協定』退出河北省境後，華北五省已經沒有中央直屬軍隊駐防；全由地方部隊駐守。

當年華北五省的情勢是：河北、察哈爾兩省由宋哲元所統率第二十九軍駐防；山東是韓復榘的地盤；山西省又是閻錫山的『家天下』；察哈爾省是傅作義部隊防守，間接附屬在閻的陣營。這五省的軍事領袖，都兼了省政，對中央雖然多少有些擁兵自重，但這些北方將領具有愛國心理

，懷然於忠奸漢賊之分；所以日本的土肥原特務頭子在執行軍閥所製訂『華北五省自治運動』中，一直不曾得到各省軍政首腦的響應。他們不得已求其次，在民國二十四年六月，弄出一個老牌小漢奸原任河北省灤榆區兼薊密區行政督察專員殷汝耕，以北平附近的通州為根據地，成立了『冀東防共政府』，收買一批土匪漢奸部隊，居然霸佔了二十二縣，儼然獨立，不接受冀察政委會的管轄，公然和日本軍閥狼狽為奸。只此一偽政府區，算是土肥原的得意傑作；而我政府爲了『小不忍則亂大謀』的道理，竟至僅予明令通緝殷汝耕叛國，但始終未予討伐，中央始終忍辱負重，仍然想爭取時間，統一國內政治，加強軍事、財政各方面力量，積極準備對日本全面抗戰的佈署。

土肥原等人，還是不死心，扶植了『冀東防共政府』殷汝耕之後，又在平津市內策動些小漢奸，流氓地痞之類，開自治運動。那一向，我在北平市內就看見過卡車上散傳單的怪現象，我也曾檢起幾張看看，原來正是攪所謂『華北五省自治運動』的宣傳品，印些標題如像：『華北五省實行自治』、『日滿支協同反共』等等荒謬的叫囂。

夏天快來了，日本華北駐屯軍的演習也隨之更猖狂起來；不但在北平市外大演習，而且在北平城內也竟然演習起來了。

七月七日北平夜半

有幾次，我在康城一帶，就看見日本軍隊的

坦克車，騁馳在東長安街和東單牌樓一帶。震耳的坦克車聲，隆隆不絕；那鋼帶車輪壓在東長安街的柏油馬路上，成了一條條兇兇的痕迹，還有那些身着草黃軍服，軍帽上有一條紅色徽條的日本華北駐屯軍的部隊，早已經在民房上有一條紅色徽條的日本華北駐屯軍的部隊，早已經在民房上架設了機關槍，有的還在屋頂上築起沙袋工事。北方的民房多是三合土的平頂建築，爲了避風沙，都蓋得很矮小而堅牢。所以那些日本兵穿着皮靴，帶着武器，居然像小說上的飛鷹走壁一樣，演習起巷戰戰團。

那是多麼不成體統的事！又是多麼令人不能忍受的事！自己國家的都市中，竟然給外國軍隊演習起巷戰來了！

七月，北平的初夏時節來了。北方沒有雨季，那時節還不熱，祇是稍有夏天的氣息，略爲帶一些兒悶熱罷了。

只是時局很緊張，中國首都南京方面，中日雙方還在談判日本首相廣田弘毅所提出的反共三原則；全國各地則民情沸騰，發生多次排日事件，一片促請政府抗日的呼聲。其間經緯萬端，作者在另一章中當有詳細記載。

在日本，廣田內閣只不過是陸軍的傀儡，積極佈置對中國的侵略。但是，日本的議會中仍然有些剛正的人物，不斷反對軍閥在國內外的橫行，因而引起和陸相寺內壽一的衝突；同時陸海軍之間也充滿了矛盾。廣田首相被迫提出總辭職，由元老西園寺公爵提請以現役陸軍大將林銑十郎組閣；結果換湯不換藥，新內閣仍然是由軍人操

縱。議會雖無法挽回軍閥們積極侵華的政策，但經改選後，議會中政黨也不會充分支持新上臺的林內閣，於是林內閣旋即辭職。西園寺爲了敷衍政黨，又爲了迎合軍閥，弄一個貴族公子近衛文麿公爵出山當首相，但大權仍然落在陸相杉山元的手上。杉山是軍閥中力主侵華的死硬派首領，他既然蟬聯了陸相，便積極繼續執行陸軍既定的侵華反蘇政策；而第一階段的侵略政策，即在向中國的北部推進，妄想造成華北五省名爲『自治』，實爲日本佔領的陰謀。

因此，華北形勢更加緊迫；日本軍閥企圖不戰而屈伏中國；但中國則已準備非戰不足以圖存救亡了！

七月七日的夜半，我和家人在吃完晚飯後，照常聊天，還是休息得很遲。老大哥剛剛因事去了南京不久，大家稍爲有些兒寂寞。夜半，我的姪子還在燈下看書，我已上床休息尚未入睡，四哥則早已呼呼入夢；我們三叔侄原來住在一間房，隔壁才是大哥大嫂。

八日凌晨，天色未明前，遠遠的地方，隱隱的砲聲傳來了！是在城南方面，最初祇是斷斷續續幾聲，後來有幾陣子相當密接。

我和姪子在夢中被四家兄叫醒，他叫我們聽砲聲有些異常密接。我們還不太驚訝，因爲那時期不但日本軍隊時有大演習，而我們的二十九軍也有時在實彈演習。在那晨，我們自然以爲是演習的砲聲；不是日方，就是自己。

蘆溝橋，千年光輝歷史

後便獨自乘電車去北海旁邊的國立北平圖書館，主要是循例幾天去一次，翻翻全國的報刊看看。

北平圖書館是那樣的吸引人，不但建築富麗堂皇，圖書豐富，而且還附設有食堂，可以在裏面流連上一天，最少是中午可以回家，從開放一直到閉館。如果你目倦神疲了，就不妨出來在花園中散步；特別是旁邊就是北海公園，尤其是初夏時候，綠柳成蔭，嬌荷待放，你不妨跨過白石雕欄，坐在海邊休息一會，縱目小西天白塔，瞧瞧海中的遊艇，遊艇上的綠女紅男，保證你立即心曠神怡，精神暢復，然後再去圖書館室內攻讀。

記得是十一點左右，我忽然心血來潮，提前回家去。剛一走出大門，迎面有一報童一邊跑一邊叫賣號外而來，我立即叫住他，買了一張號外來看。

不看還罷，這一看，我頓時全身一陣痙攣，心頭撲撲通通地跳了起來，暗暗叫了一聲，不得了。急急忙忙，朝着電車站跑去。那時期北平沒有計程車，只有電車和人力車，只好坐電車直奔前門家中。原來，拂曉的一陣砲聲，竟然是真真的戰鬪之聲，而不是演習！

中日兩軍在蘆溝橋一帶打起來了！那砲聲是日本軍隊進攻宛平城所放的！我們駐防蘆溝橋和宛平城的馮治安師吉星文團，和日軍已發生了激烈的戰鬪！

我那時年紀又輕，剛剛從業不到一年，竟至

常新發生。

關於這一重大歷史性的『蘆溝橋事變』爆發的真相，不但當時中日雙方各有其報告；即使到了三十四年後的今天，中日兩國政府的文件檔案，以及政府民間有關人士的回憶記載等，也極為複雜錯，浩如煙海。

但所可確信的史實，應該有一段大略的敘述。首先，我應該把蘆溝橋加以介紹，因為它不但是早已是歷史上的名勝地，而且又是中日八年中大戰的爆發地。

這座蘆溝橋是一座雄偉而瑰麗的大石橋，在北平西南二十六里的永定河上。永定河古稱桑乾河，這座石橋最初在北宋時代建築，金人南侵，橋被破壞。後來金人佔領華北，金大定二十九年（公元一一八九年）又加以重修。再後到了明英宗正統九年（公元一四四四年）及明孝宗弘治三年（公元一四九〇年）又先後修補。及到清初，石橋又破缺頹壞；於是康熙帝下令重新建築，橋長凡六百六十尺，石欄矗立，共有一百零八柱，柱上雕有獅像。

另外清末修建平漢鐵路，從北平正陽門西車站出發，約三十分鐘即渡永定河上的一座鐵橋，也叫蘆溝橋，可是鐵橋很平凡，反不如石橋大名鼎鼎，因為石橋不但壯偉，主要還是它具有快二千年的光輝歷史。

蘆溝橋的東側，即緊隣着宛平城，城在明崇禎七年修築，舊名北拱城，清代改稱為拱極城，

政專員公署的所在，亦見其地的重要性。

蘆溝橋橫跨的永定河，古名桑乾，俗稱無定，又叫小黃河、渾河等。康熙時，因為河水為患，他命于成龍疏濬，起自良鄉，流到東安，水患平後，康熙帝賜名為永定河。蘆溝橋重修竣工後，到了乾隆帝時，巡幸經過，對於它的瑰麗壯美非常欣賞，親自題了『蘆溝曉月』四個大字，也就是燕京地方誌上原有的八景之一。遠在清代前，元朝大約在公元一二七五年，意大利人馬哥博羅過此，也對石橋大加讚揚；所以西洋人又叫這座橋為馬哥博羅橋。

永定河從古叫着桑乾河，無定河的時代，就非常有名氣。唐代大詩人賈島就有『渡桑乾』的七言律詩道：

『客舍並州已十霜，歸心日夜憶咸陽。無端更渡桑乾水，却望并州是故鄉。』

另外唐詩人陳陶也有關於無定河的詩，但那是另一道在隴西，源出陝西的無定河，而不是北平旁邊的永定河。介紹過有關蘆溝橋和永定河以及宛平城後，再重行寫到正題。

蘆溝橋事變日兵小解

七月初旬，日本華北駐屯軍所屬的第一聯隊在其聯隊長牟田口廉也大佐的率領下，指揮其駐屯在豐台的第三大隊在北平西南郊區舉行演習，演習地區包括宛平城北、豐台西北的蘆溝橋、龍王廟、八寶山、大瓦窰一帶。而這一帶有一部地區正是我們國軍第二十九軍第三十七師馮治安部

不久後，我們又朦朧睡去。等到天一大亮，我照常去天安門廣場散步，再回家吃早飯。飯後便獨自乘電車去北海旁邊的國立北平圖書館，主要是循例幾天去一次，翻翻全國的報刊看看。

北平圖書館是那樣的吸引人，不但建築富麗堂皇，圖書豐富，而且還附設有食堂，可以在裏面流連上一天，最少是中午可以回家，從開放一直到閉館。如果你目倦神疲了，就不妨出來在花園中散步；特別是旁邊就是北海公園，尤其是初夏時候，綠柳成蔭，嬌荷待放，你不妨跨過白石雕欄，坐在海邊休息一會，縱目小西天白塔，瞧瞧海中的遊艇，遊艇上的綠女紅男，保證你立即心曠神怡，精神暢復，然後再去圖書室內攻讀。

記得是十一點左右，我忽然心血來潮，提前回家去。剛一走出大門，迎面有一報童一邊跑一邊叫賣號外而來，我立即叫住他，買了一張號外來看。

不看還罷，這一看，我頓時全身一陣痙攣，心頭撲撲通通地跳了起來，暗暗叫了一聲，不得了。急急忙忙，朝着電車站跑去。那時期北平沒有計程車，只有電車和人力車，只好坐電車直奔前門家中。原來，拂曉的一陣砲聲，竟然是真真的戰鬪之聲，而不是演習！

中日兩軍在蘆溝橋一帶打起來了！那砲聲是日本軍隊進攻宛平城所放的！我們駐防蘆溝橋和宛平城的馮治安師吉星文團，和日軍已發生了激烈的戰鬪！

我那時年紀又輕，剛剛從業不到一年，竟至

在看了北平報紙的號外後，才知道驚天動地的非常新聞發生了。

關於這一重大歷史性的『蘆溝橋事變』爆發的真相，不但當時中日雙方各有其報告；即使到了三十四年後的今天，中日兩國政府的文件檔案，以及政府民間有關人士的回憶記載等，也極為複雜綜錯，浩如煙海。

但所可確信的史實，應該有一段大略的敘述。首先，我應該把蘆溝橋加以介紹，因為它不但早已是歷史上的名勝地，而且又是中日八年大戰的爆發地。

這座蘆溝橋是一座雄偉而瑰麗的大石橋，在北平西南二十六里的永定河上。永定河古稱桑乾河，這座石橋最初在北宋時代建築，金人南侵，橋被破壞。後來金人佔領華北，金大定二十九年（公元一一八九年）又加以重修。再後到了明英宗正統九年（公元一四四四年）及明孝宗弘治三年（公元一四九〇年）又先後修補。及到清初，石橋又破缺頹壞；於是康熙帝下令重新建築，橋長凡六百六十尺，石欄崎立，共有一百零八柱，柱上雕有獅像。

另外清末修建平漢鐵路，從北平正陽門西車站出發，約三十分鐘即渡永定河上的一座鐵橋，也叫蘆溝橋，可是鐵橋很平凡，反不如石橋大名鼎鼎，因為石橋不但壯偉，主要還是它具有快一千年的光輝歷史。

蘆溝橋的東側，即緊隣着宛平城，城在明崇禎七年修築，舊名北拱城，清代改稱為拱極城，

民國後改稱宛平城。冀察政委會時代，又設為行政專員公署的所在，亦見其地的重要性。

蘆溝橋橫跨的永定河，古名桑乾，俗稱無定，又叫小黃河、渾河等。康熙時，因為河水為患，他命于成龍疏濬，起自良鄉，流到東安，水患平後，康熙帝賜名為永定河。蘆溝橋重修竣工後，到了乾隆帝時，巡幸經過，對於它的瑰麗壯美非常欣賞，親自題了『蘆溝曉月』四個大字，也就是燕京地方誌上原有的八景之一。遠在清代前，元朝大約在公元一二七五年，意大利人馬哥博羅過此，也對石橋大加讚揚；所以西洋人又叫這座橋為馬哥博羅橋。

永定河從古叫着桑乾河，無定河的時代，就非常有名氣。唐代大詩人賈島就有『渡桑乾』的七言律詩道：

『客舍並州已十霜，歸心日夜憶咸陽。無端更渡桑乾水，却望并州是故鄉。』

另外唐詩人陳陶也有關於無定河的詩，但那是另一道在隴西，源出陝西的無定河，而不是北平旁邊的永定河。介紹過有關蘆溝橋和永定河以及宛平城後，再重行寫到正題。

蘆溝橋事變日兵小解

七月初旬，日本華北駐屯軍所屬的第一聯隊在其聯隊長牟田口廉也大佐的率領下，指揮其駐屯在豐台的第三大隊在北平西南郊區舉行演習，演習地區包括宛平城北、豐台西北的蘆溝橋、龍王廟、八寶山、大瓦窯一帶。而這一帶有一部地區正是我們國軍第二十九軍第三十七師馮治安部

所屬第二一九團吉星文上校團長的駐防地帶。也可以說中日兩軍在這一帶犬牙交錯地對峙着。但國軍部隊一直奉了上峯命令，盡其可能避免妨害日軍演習，並不准先發一槍一彈，違者嚴懲。所以二十九軍的健兒們，看見日軍在自己的國土上，在自己的防地前，荷槍實彈，耀武揚威；沒有一個不是咬牙切齒，怒目而視。

七日下午十一時前後，永定河上蘆溝橋北部的龍王廟河岸，突然起了一陣槍聲，雖然祇有斷續幾發，可是這一陣槍聲，劃破夜半的長空，傳到中日兩軍在蘆溝橋兩岸官兵的耳裏。雙方都立刻緊張了起來，誰都好似有了預感，這槍聲有些兒不同凡響！

演習中的日軍由其大隊長一木清直少佐立即報告在北平的聯隊長牟田口廉也大佐，他立即命令監視中國軍隊的行動，並發令如遭週射擊時，立即還擊。槍聲不知確從何地而發，而我們的國軍吉星文團長也接到報告，他立刻命令部隊嚴守防地，不得驚惶亂動。

八日天色未明，大約在四時前後，演習中的日軍下令結合準備回到豐台營房，忽然在點名時發現少了一名士兵。日軍突然直趨蘆溝橋東側相鄰的宛平城，在緊閉着的城門外高叫門城，宣稱有一日本士兵被迫帶進宛平城內，他們要進城搜查。

我駐防宛平城內的吉星文團長金振中營長和行政專員王冷齋，一面拒絕日方要求，一面即向在北平的第二十九軍副軍長兼市長秦德純將軍緊急請示；因為那時候冀察政務委員會委員長，二

十九軍軍長宋哲元正在老家山東樂陵縣休養，一切由秦德純代拆代行。

秦德純將軍立即召集三七師長馮治安等緊急會商，然後下達一道緊急命令給吉團長，略謂日駐屯軍在我國土演習，事先未得我方同意，已屬違反國際公法。今又藉口士兵失蹤，欲強入我縣治搜查，更屬荒謬無理。所以應予嚴拒，不准開城。如日方有武力進犯，我即加以抵抗。同時，秦更下令給三七師，要他們立即進入應戰準備。冀察當局早已奉到中央密令，在北平一帶採取『應戰而不求戰』的最後的堅決立場。

當時日軍一再要求進入宛平搜查被拒，其大隊長在凌晨五時，即以蠻橫挑釁態度，以四門山砲及若干迫擊砲開砲轟擊宛平東西兩城門，我守軍最初尚未還擊，後來日軍轟擊愈烈，我守軍不得已已在城樓上工事中開砲回槍還擊自衛。於是雙方砲聲隆隆，震驚北平城內。蘆溝槍聲，遂擴大而為砲聲！

（據近年來日本公私方面所出版有關中日戰爭書籍上，在敘述到蘆溝橋事變當時發生情形，一致公認那一名士兵，原來是去小解，不久即行歸隊。可見當年日軍故意藉口生事，挑發戰爭。）

話又得說回來，在當時雖已知道中日兩軍衝突，去年在豐台也會經發生過，不久就解決了。這一次蘆溝橋又起衝突，最初誰也不敢預料會怎樣演變？號外上也說中日雙方正在作緊急調解。誰會料得到這次衝突，就燃起了中日八年大戰的導火線呢？

在電車廂裏空着急，慢騰騰地到了前門站，

下了車以快速步子先跑回家，同兒嫂侄子們打個照面，然後立即跑出去看幾位朋友，其中有的在報館做事，有的在北平市政府當公務員，但他們的職位都很低，對於衝突的真相和冀察當局的態度，誰也不知道。我自己是初初從業的青年記者，交遊還極其有限，更談不上和冀察政委會的高級人士，或北平市長秦德純將軍有何聯絡。碰巧老大哥又去了南京，遇上了如此巨變，心裏空自着急，事實上也無可奈何；祇得一面買各報的號外來看，另一面去市區內各處走動走動，得到些消息材料，我也拍發了電報給成都華西日報，並且還寫航空通訊，寄了回去。

宋哲元想就地解決

當時，我和兒嫂侄子們談論時，『三個臭皮匠，當個諸葛亮』，也有決定，立了報導方針：大事不去管他，中央和冀察當局應付事變之道，有的是中央社和北平各大報的報導；小事却正好向成都拍電報寫通訊。比如北平在事變後的市面，民間的表情，城內敵我兩軍的行動……必要時，儘可能去城外採訪，得到了蘆溝橋和宛平城裏，更有精采材料。

八九兩天在戰戰和和，打打談談中過去了，但是日本增兵的消息，已經證實；同時中央的態度也極為堅決，冀察政委會和二十九軍也忍無可忍，非同敵人拼命不可。

事變前幾個月，冀察政委會委員長兼二十九軍軍長宋哲元因為在北平同日本人週旋得極其艱苦，宋本人又是糾糾武夫一個，不懂得權謀；所



宋哲元視察北平防務

天津，原由田代曉一郎中將統率，後因田代病故，已改由香月清司中將繼任。轄有混成第四旅團，擁有步兵三聯隊、騎兵一聯隊、砲兵一聯隊、戰車及高射砲化學兵各一大隊，另再配屬陸軍航空隊一大隊共約一百架戰鬥轟炸機。駐防區域從秦皇島、臨榆、塘沽、天津、一直到北平郊外的豐臺一帶，總兵力不過五千多人。

另外由日軍卯翼的冀東偽保安隊約有一萬七千人，察北偽蒙軍德王、李守信等漢奸雜牌部隊約三萬人上下。自然，這些偽軍的武裝，當然不能和日本正規部隊相提並論。

事變爆發後，敵我一面戰鬥，一面談判，及到幾天內毫無具體結果，日本近衛內閣宣佈增派三個師團到華北作戰，我最高當局也下令孫連仲部兩個師及龐炳勳部一個師，開赴河北省重鎮保定石家莊馳援。

聞名世界的大刀隊

敵軍利用就地解決的緩兵計，已自駐防偽滿的關東軍內調派鈴木、酒井兩旅團經熱河南下攻擊北平；另由朝鮮派川岸師團入關，向北平南面包圍；更由國內增派第五師團配合海軍進犯天津

在軍事方面，敵軍已乘機大舉入寇，而我國也知大戰無法避免，積極調兵遣將準備抗戰。在政治和外交方面，敵人的近衛內閣惑於軍閥三個月即可結束「支那事件」的狂言夢語，毫無誠意就地解決「蘆溝橋事變」，反而在七月十一日的閣議決定，增兵三個師團到華北作戰；另外由於海軍積極佈署發動進攻上海的作戰計劃。以為從華北華中鉗形進攻，中國一定不敢全面抗戰，很快就會中途屈伏，簽訂城下之盟；所以打着如意算盤，狂言三個月結束「支那事件」。

那知我國在最高領袖蔣委員長的領導下，已經決心奮起抗戰，不再退讓了。

七月八日，也就是「蘆溝橋事變」的次日，委員長在江西廬山接獲報告後，立即一面下令冀察當局抵抗，一面即增兵馳援。同時更召集全國各界領袖，舉行緊急會議，宣示和平已到最後關頭，抗戰勢在必行。並且更發表嚴正宣言，促使日本當局懸岩勒馬，停止侵略行動；不然，中國決心抗戰，中日兩大民族將同遭空前噩運，將陷於萬劫不復的境地。

這時期，在國際上，特別是民主國家方面，以美英法三國為首，透過他們的駐南京和駐東京的大使們，希望中日兩國不要擴大紛爭，在華北謀就地解決。

尤以美國駐日本大使格魯，在東京最為勉力，促進和平解決。他得到美國國務卿赫爾的訓令，聯合英法大使，不斷同日本外務省洽商，希望日本不要對中國擴大作戰。

日本外務省雖一再向美英法大使表示可以獲致就地解決，但又故意一次二次宣稱中國軍隊破壞停戰協定，把責任推在中國方面，掩飾他們侵略的有計劃行動。

其實，日本軍閥正趁機發動侵略中國的全盤計劃，美英法政府透過駐日大使的調解，當然不會有任何結果。

及到八月十三日「上海事變」繼續發生，中日兩國全面大戰立即慘烈展開，一切的調解交涉，遂告停頓；侵略者與抵抗者，祇有訴諸武力一

途了！

我那幾天曾經騎了一輛腳踏車，在北平城內巡視，見到大街通衢口上，二十九軍的部隊已築好了防禦工事，不時派有一班人爲一組的巡邏隊，在市區內巡查。他們身着灰色哈嘰布軍服，背上插了一把套有紅綢帶子的大刀，爲首的班長還肩着一挺輕機槍。看起來真是威風凜凜。尤其是那把飄着紅綢帶子的大刀，特別給人以深刻的印象，那就是聞名世界，揚威在長城喜峯口一帶，殺得日本兵鬼哭神嚎的大刀隊。

我又去東交民巷偷看日本華北駐屯軍司令部的動態。東交民巷街中有一條小溝，我騎着腳踏車緩緩在日軍司令部的對岸駛過，看見司令部門口早已築了機槍掩體，有日本兵在旁守衛。傍晚，司令部裏面打起紅綠色的信號彈，在和城外的日本部隊通消息。

城內的情形自然是我報道的好材料，但城外戰地怎麼辦呢？

北平棄守哎呀皇天！

考慮了幾天，約好了一位同業——杭州東南日報駐平記者曹旭東兄——要想出城去到宛平一帶採訪戰地新聞。兩個小夥子懷着緊張的心情，糊糊塗塗出了永定門向宛平城方面而去，不知怎樣竟走到日本憲兵的檢查哨，給他們兇惡地阻擋着，不准通行；我們勇氣頓失，失望而回。可見那時真是『嘴上無毛，做事不牢。』

戰事在談判中打來打去，敵人已經大軍雲集，到了精兵五個師團，二十九軍那是敵手？所以

在二十五日反攻克復豐臺，北平城內學生市民大放鞭炮，人心振奮後的第三天——二十八日，我們就大大失利；南苑軍營就在日軍一個師團，動用飛機三十幾架的猛攻下，第二十九軍的副軍長佟麟閣，第一三二師師長趙登禹，同時壯烈殉國；該師傷亡慘重。於是，北平城內的歡欣鼓舞舞頌時煙消雲散，陰霾四佈。

事變以來，我在發出四封航空通訊和幾則電報之後，二十九日早上一覺醒來，街頭人聲嘈雜，情況異常；急忙外出探視，不禁渾身發冷，眼花心跳起來。赫然在目的佈告，是由冀察政委會代理委員長張自忠發佈安民的，時局急轉直下了！出乎意外地，二十九軍退出北平和郊外各重要據點，向保定退却了！

天哪！這就是等於北平失守，敵人佔領北平了！

時局急轉直下，我軍放棄北平，實在大出國人，特別是在平津，更特別是在北平的人的意外。因爲頭一天——七月二十八日——冀察政委會委員長宋哲元將軍才正式頒佈命令，對敵軍全力抵抗；二十九軍在城內外構築了更多的防禦工事，身背紅綢大刀，的巡邏隊四處可見，當時市民非常振奮，特別是新舊學聯的學生們，正在籌組勞軍隊到市區內外去慰勞守軍。左派學生在舊學聯的領導下，在街頭上大唱其『保衛瑪德里』的歌曲，希望北平變成西班牙內戰時的首都瑪德里。誰料得到，一夜之間，大局突變，北平守軍竟至撤退得無蹤無影了！

這一來，一般市民固然從極興奮的高峯，墜落到極失望的深淵；尤其是，負有公開或秘密任務的官員和平時反日行動非常激烈的文化界人士，學生等等，立即身陷危城，局面非常嚴重。

二十九軍當時是奉最高統帥命令，向河北省會保定轉進，集中兵力作戰的；但市面上一片流言，說是敵人向宋哲元將軍提出最後通牒，限他在月底前退出北平；不然，即派飛機五十架，要把故宮完全炸平！所以二十九軍不得已撤退，他們是含着眼淚，爲了保全故宮才退走的。

事實上，這僅是當時市面上的馬路傳聞之一。敵方華北駐屯軍司令香月清司的確曾在二十七日發佈等於最後通牒的申明，只是揚言決心擴大作戰，詭稱和平解決已盡最後努力，現除大興『鷹擊之師』外，別無他途；盼望中國軍隊以華北一億民衆的福利爲重，從速恢復治安等狂妄的叫囂。(待續)

關山煙塵記

喬家才著

全書五百多頁三十五萬字特價貳拾元請寫明收書人地址，姓名附郵票貳拾元寄中外雜誌社，立即按址寄書（平郵免收寄費掛號加參元）